



部的教義，共七年。(二)學習大乘般若中觀學：四〇西年他游長安於鳩摩羅什大師，和僧肇、道融、僧叡等一起學習大乘般若中觀理論，並參加「小品般若經」與「小品般若經」的翻譯工作。(三)提倡大乘涅槃學：四〇七年大師南返，把僧肇的「般若無知論」帶給慧遠、劉遺民。回到建業(今南京)就大力提倡涅槃學，深受宋文帝和名士王弘、范泰、顏延之等的敬重，「挹敬風猷，從之問道」。他將歷年所學的小乘和大乘經典融會貫通，圍繞着「法身」這一中心思想，別具見地撰述了一系列的論文(惜均失傳)。當時，他所闡發的新說，如「頓悟成佛」等曾引起佛教界內部的爭論。大師認為法顯所譯六卷「大般泥洹經」的經義不夠圓滿，提出了「一闡提也可成佛」，當時被斥為異端邪說，於四二八年所屬僧團甚致對他作出開除的處分。他被逼出走於蘇州與廬山。後曇無讖譯的四十卷本「大般涅槃經」傳至京師，經中果有「一闡提也有佛性，也能成佛」的記載，四象佛子於是衷心折服，給予很高的評價。盛傳大師在蘇州虎丘說法時，竟使頑石點頭。以後他就大力宣講「大般涅槃經」，對佛性問題發揮淋漓盡致，又對過去作的「法華經注」進行修訂和補充，進一步發展了「頓悟成佛」學說。

「本傳」稱讚大師「籠罩舊說，妙有淵旨」，說明他思想活躍，思惟敏捷，思路廣濶，在佛學上獨具見地。他一生著作很多，有記載而散失的有「泥洹經義疏」、「小品經義疏」、「二諦論」、「法身無色論」、「佛無淨土論」、「應有緣論」、「頓悟成佛義」、「佛性當有論」等。現能見到的有「妙法蓮華經疏」、「維摩經注」、「大般涅槃經集解」等，「廣弘明集」也會收錄他「答王衛軍書」等書簡。

「本傳」還記載大師「孤明先發」，說他深入領會了般若實相的奧義，首先提倡「涅槃佛性說」以而受眾擯遣，他鎮定自若，堅信自己的說法與實相說不相違背，他認為涅槃學是釋迦牟尼佛的最高階段，如果僅停留在般若學階段是不對的。他在「妙法

蓮華經疏」的題解部份寫道。

「大聖(佛)示有分流之疏，顯以參差之教，姓於道樹，終於泥日(涅槃)。凡說四種法輪：一者善淨法輪，二者方便法輪，三者真實法輪，四者無餘法輪。」與這個次序相應的經典是「阿含」、「般若」、「法華」、「涅槃」。大師把「涅槃」放在高於「般若」的地位，就是主張經過般若學而歸結到涅槃學。

大師認為：體證、返歸實相就是佛，佛身即佛的法身。這樣就把般若實相學與涅槃佛身說結合起來。在小乘毗曇學中，「法身」是相對於「生身」而言的，佛涅槃後，「生身」不存在了，但佛的「功德」是永垂不朽的，佛所悟得的真理，言教合稱為「法」則永恆存在，這就是「法身」說的根據。大師又認為：宇宙實相和佛的法身都是無形相的，但法身具有感應能力，能變現為各種「化身」。

大師所講的佛無淨土，是和法身無色的思想一致的。他在「維摩經注」中寫道：

「人佛者，五陰合成耳，若有便應色即是佛，若色不即是佛，便應色外有佛也。色外有佛，又有三種：佛在色中，色在佛中，色屬佛也。若色即是佛，不應待四(大)也。若色外有佛，不應待色也。若色中有佛，佛無常矣。若佛中有色，佛有分矣。若色屬佛，色不可變矣。」

在他看來，分別淨與不淨，淨土和不淨土來形容，比喻佛的境界是不適當的。成佛乃是返本，與實相本體合一。一切眾生皆具佛性，而且「佛性我」者，即真法身。成佛並非離開自我而另有所立，也不是超絕眾生世界而別樹世界，因此也是無土的。在「妙法蓮華經疏」中，他說：「無穢之淨，乃是無土之淨。寄土言無，故言淨土，無土之淨，豈非法身之所托哉？」可見法身並不是寄托在淨土之上的。既然佛無淨土，為什麼佛經中又常講到

淨土呢？大師在「維摩經注」中解釋說：

「夫國土者，是衆生封疆之域。其中無穢，謂之曰淨。無穢爲無，封疆爲有。有生於惑，無生於解。其解若成，其惑方盡。始解是菩薩本化，自應終就。」就是說，國土是衆生的疆域，菩薩是爲了教化衆生，引起衆生的信仰而說佛有淨土。在這一點上，他與慧遠大師提倡往生淨土思想看來是對立的，但却是殊途同歸的。

大師首唱「一闡提也有佛性，也能成佛」是他的「佛性說」一個重要內容。「大般泥洹經」經文說「一闡提不能成佛。經云：『如一闡提懈怠懶惰，尸臥終日，言當成佛，若成佛者，無有是處。』」彼一闡提於如來性所以永絕，斯由誹謗作大惡業。「一闡提輩永離菩提因緣功德。」大師恰不以爲然。他認爲，實相就是法、佛，而且「亦以體法爲象」，衆生和法是一體，所以佛、法、衆生都是同一實相。萬法既有法性，衆生也有佛性，一切衆生都有佛性，一闡提既然屬於含生之類，即同樣是有生命的，屬於芸芸衆生之列，何以唯獨他沒有佛性呢？後來，「大般涅槃經」譯出後，經文中說：

「如一闡提，究竟不移，犯重禁者，不成佛道，無有是處。……一闡提者斷滅一切諸善根，本心不攀緣一切善法，乃至不生一念之善，眞解脫中都無是事。」這麼應當說明的是大師說「一切衆生都有佛性，都能成佛」，並不是說不用修道就能成佛。佛性是成佛的正因，還需要有緣因。他曾作「應有緣論」，指出衆生有各種不同的緣因，佛出世感應而成道。「大乘四論玄義」卷六說：「生法師云：照緣而應，應必在智。此言應必在智，此即作心而應也。」也就是說，佛的智慧非同一般，既無心於彼，又能「作心」而感應一切，方便一切。但是佛的感應也需有緣。慧遠的「肇論疏」說：「生法師云：感應有緣，或因生苦處，共於悲愍；或因愛慾，共於結縛；或因善法，還於開道，故有心而應

也。」一闡提是以貪欲爲目的的人，佛就根據這種愛欲的惡緣和他感應，使他滅罪成道。

大師在涅槃佛性說的基礎上又提出了獨創性的「頓悟成佛」說。這一論說的概貌和特點是：（一）頓悟成佛說是對宇宙本體的體認，也是自我本性的直觀。慧遠在「肇論疏」中說：「生法師大頓悟云：夫稱頓者，明理不可分，悟語照極。以不二之語，符不分之理。理智慧釋，謂之頓悟。」劉虬在「無量義經序」中也說：「生公云：道品可以泥洹，非羅漢之名，六度可以至佛，非樹王之謂。斬木之喻，木存故尺寸可漸。無生之證，生盡故其照必頓。」（二）「頓悟成佛」說認爲悟法而體認本體人後，就能超出物質界和精神界外，而無所不在。大師在「法華經疏」中說：「此經以大乘爲宗。大乘者，謂平等大慧，始於一善，終於極慧是也。大慧者，就終以稱耳。」又在「維摩經注」中說：「一念無不知者，始乎大悟時也。以直心爲行初，義極一念知一切法，不亦是得佛之處乎？」悟乎法者，封惑永盡，鬚髯亦除，妙絕三界之表，理冥無形之境。形既已無，故能無不形，三界既絕，故能無不界。」這裏講的大慧、極慧就是頓悟，頓悟也是大悟，頓悟也是大悟，在一剎那間，頓悟無生，知一切法，無不了然，進入成佛境界。大師的「頓悟成佛」說得到當代名士謝靈運的全力支持，特地寫了一篇「與諸道人辨宗論」表示讚揚。

頓悟說還得到宋文帝的極力提倡，召請大師弟子道猷、法瑗至京宣講。以後，宋孝武帝又繼續給予護持，一時般若衰落，涅槃大興。梁武帝也親自撰寫「製旨大槃涅槃經講疏」一百零一卷宣揚涅槃佛性說。唐代禪宗大盛，六祖慧能大師在曹溪大播頓門，可說是道生大師「頓悟成佛」說的思想並加以發展。此後大有「泯絕無寄宗」和「直顯心性宗」也是主張心性頓悟的。可見道生大師的佛學思想在我國佛學史上佔有着重要地位，值得我們學習與研究。